

当代名家谈创作

陈雪 编选

惠州市作家协会
六如轩文学奖评委会 合编

当代名家谈创作

陈雪 编选

惠州市作家协会
六如轩文学奖评委会 合编

《当代名家谈创作》编委会

总策划：张道华 曾志平

主任：张道华

副主任：陈 雪

编 委：邓三君 毛锦钦 王启鹏 申 平 伍世昭 刘腾云
张道华 陈幼荣 陈 雪 苏方桂 吴振尧 杨 城
罗燕嫦 钟逸人 黄伟辉 曾志平 蔡雨田

(由主席团成员、顾问及编辑人员组成，按姓氏笔划排序)

编 选：陈 雪

校 审：陈 雪

责任编辑：蔡雨田 罗燕嫦

版式校对：蔡雨田 刘军华

编辑印刷：《东江文学》编辑部

登记证号：粤L登字第13352号

工 本 费：35元

当代名家谈创作

内容简介：

本书是根据2007年鲁迅文学院与广东省作协、深圳市文联联合在广州举办的中青年作家班的授课内容整编而成，部分稿件特约。收进雷达、莫言、李敬泽、韩作荣、叶延滨、张胜友、吴泰昌、韩石山等十余位当代名家的文学讲座，讲稿经速录员录音整理后再经教授本人审核。全书约30万字，包括了小说、散文、诗歌及其它方面的专题论述，并附有主讲教授的简介，评注及代表作品。本书收进的讲稿具有口语化，通俗化的特点，当代名家根据自己的文学创作实践和各自领域取得的成就，深入浅出、旁征博引地阐述了文学创作的技巧和方法。许多观点新颖独到，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，是一本广受文学青年欢迎和颇有市场潜力的文学工具书。惠州市作家协会和“六如轩”文学奖评委会联合编撰出版此书，旨在不断提高我市整体的创作水平，与“六如轩”文学奖同步推动我市在文学创作上的突破和跨越。

序一

廖 琪

惠州市作家协会编辑《当代名家谈创作》一书，要我为这本书写个前言。都是交往多年的文友，我无理由拒绝他们这个要求。因为这本书不是惠州作协某个作者的个人专集，而是活跃在当代文坛的著名作家、评论家讲学的讲稿结集。惠州市作协把这些讲稿编成内部教材发给本地会员和文学爱好者，这对于提高惠州地区的创作水平和文学鉴赏能力，都是大有裨益的。

《当代名家谈创作》一书收进了李敬泽、莫言、雷达、张颐武、韩石山等十余位作家、评论家的讲座发言，大多是广东文学院历届举办的作家培训班的培训内容，也有些是惠州作协向名家特约的稿件。讲稿具有通俗易懂、口语化、大众化的特点，较容易让读者认同和接受，是一本很好的内部教材。

作协就要出作家，作家就要有作品，好作品还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。作协不出作家和作品就没有存在的意义。广东省作协近年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创作交流活动，创新了许多方法，目的就是为了推出岭南特色，打造粤军作家团队，全面提高广东作家的创作水平。这一系列措施包括举办（名家、名刊、名社）“三名”笔会，实施作家签约制和出台省作协扶持作品的措施，与社会合办各种文学活动特别是各个体裁的评奖，利用文学院的平台举办小说、散文、报告文学各式创作培训班，联合鲁迅文学院和深圳文联开办作家高研班等等。以上所有的活动都是为了促进广东与全国各地作家的交流，提升广东作家整体的创



当代名家谈创作

作水平，以期推出更多文学精品。

从《当代名家谈创作》中可以看到，各位作家、评论家均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创作体会，结合自己的研究课题，毫无保留地讲述了文学创作的丰富经验。这些经验，无疑是中华文学宝库中十分宝贵的财富。内容包括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报告文学等各种体裁，在此同时，又提出了各自的创作观和艺术审美观。虽然观点各异，但都有独到的见解和发现，值得认真一读。

我相信惠州的作协会员通过学习和思考，创作上一定会有新的创新和突破，我更希望惠州的作家们在未来的日子里，创作出更多的精品力作。

(本文作者是广东省作协党组成员、专职副主席)

序二

张道华

《当代名家谈创作》的稿子是陈雪同志外出学习时搜集整理出来的。他跟我提过好几次，好不好把这些讲稿结集成书发给我们的会员作者，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。可是作家协会不是商会，更不是行政单位，不是什么事想干就干得了的，限于经费，所以一直搁着。幸好陈雪同志的耐心，更难得曾志平先生的大力支持，此书才能送到各位作家的手上。说句心里话，我非常感谢曾志平先生对我市作协多年来的大力支持。

我们印发《当代名家谈创作》一书，目的是想开拓我市作家的视野，十五位当代名家都是活跃在我国文坛上的旗手。他们从不同的角度，不同的视线，不同的层次阐述了我国文坛的现象和方向，只要我们把他们的观点和经验牢记于心并融汇到实践中去，一定会大有收获的。

我不承认文学被边缘化之说，若是边缘化了，哪来莫言的诺贝尔奖？如果边缘化了，哪有那么多的作品不断问世？哪有那么多的作家还在默默耕耘？哪有那么多的读者仍在潜心读书？应该说，我市的文坛是活跃的。不管在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还是报告文学的园地里，都有大批作者在坚守、在摸索、在实践，并不断创作出新的作品。但我们应该承认，目前网络化、信息化那么发达，经济建设又那么快速发展，市场经济的发展或多或少会冲击和影响文学的发展，以致我们的一些作品过多地去表现，过多地在故事的表层兜圈，没有从人性的深层次呈现人们的内心世界，让人看后没有震撼，没有感动。



当代名家谈创作

我认为，我市的作家不缺乏热情，但缺乏方法。近年来出了不少作品，但缺乏有影响、有分量的精品。作家们不缺乏创作激情和冲动，但缺乏缜密构思和长远的谋划。最近我参加了广东第九届鲁奖的评选工作，在我分阅的6部作品中，我苦苦看了一个星期，结果没有看中一篇。有的报告文学写成不是总结的总结。有的题材很好，但作者故弄虚玄，短话长说，废话连篇，没点文学的味道。有时我在翻阅《东江文学》时，不时会发现一些作品看不下去，有的诗歌读乏了，不知他要表述什么，抒什么情，言什么志。有的小说作家太浮躁，生怕读者看不懂，大段大段自己来表述，而不是描述。这是文学创作的通病和硬伤，我们是应该好好学习，冷静思考。《当代名家谈创作》里面汇集了诸多名家宝贵的经验。全市的作家都该好好读一读，他会给我们营养，给我们方向。

我想，只要我们的创作激情不退，只要我们能真正领悟文学创作的真谛，搞清楚怎么写，写什么，并明白文学作品是呈现不是表现，我市的文学创作一定会跃上一个新台阶。

仅为序

(本文作者：中国作协会员、广东作协理事、惠州市作协主席)

目 录

|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|
| 序一 | 廖 琦 | 001 |
| 序二：惠州文学的创作现状与发展 | 张道华 | 003 |
| 创作感染力问题 | 胡 平 | 001 |
| 全球化时代中国化问题 | 张颐武 | 019 |
| 诗歌写作 | 韩作荣 | 062 |
| 谈文学 | 李敬泽 | 080 |
| 论小说写作的五大关系 | 谢有顺 | 100 |
| 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当代诗歌 | 叶延滨 | 129 |
| 作家的成功之路 | 白 描 | 149 |
| 关于文学创新的几个问题 | 雷 达 | 171 |
| 散文的简易与难度 | 吴泰昌 | 194 |
| 当下社会之文学与市场 | 张胜友 | 211 |
| 文学的理想 | 赵本夫 | 239 |
| 短篇小说的基本模式和问题 | 洪治纲 | 257 |



当代名家谈创作

| 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|
| 一个写作者的一生该怎样安排 | 韩石山 | 283 |
| 小说的细节之美 | 刘庆邦 | 301 |
| 莫言谈创作 | 莫 言 | 320 |

(目录排序按讲课先后和来稿先后排序)

|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|
| 跋：我的文学创作和《六如妍》文学奖（跋） | 曾志平 | 327 |
| 后记：阅读与创作 | 陈 雪 | 331 |

创作感染力问题

胡 平

胡平，汉族，北京人，评论家、作家。中央党校硕士研究生毕业，1986年起在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工作，历任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助理研究员、副研究员、研究员、创研处长，后调任鲁迅文学院副院长。1972年开始发表作品。

著有理论专著《叙事文学感染力研究》及数百万字理论、评论作品。长篇小说《末世》，《原代码》、长篇报告文学《犯罪升级》，电视连续剧剧本《犯罪升级》、《末世》、《威胁》、《洪武纪事》、《司法官》等及若干中短篇小说、散文。曾任鲁迅文学院副院长。现任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。

很高兴能讲第一课，题目是《创作感染力问题》。从创作感染力入手，实际也是对当前的创作提出自己的想法，有说得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。

首先谈文学创作与感动的关系。创作是要感动人的，文学是处理精神性、灵魂性题材，类似于宗教的东西。同时文学是一个民族人文精神最优雅的体现。但是我首先要讲文学与综合国力的关系，这是关于从事文学工作的意义问题，现在的文学





当代名家谈创作

创作有边缘化，有些地方觉得搞创作是不务正业。有些观点说文学搞到现在也差不多了，也就是这个样子了，一些新的方式正在代替文学，但是这些都不对。实际上我们国家的文学发展还不充分，和综合国力不相称，同时文学创作对于综合国力起着间接的推动作用。

首先谈文学发展还不充分。这里有两张图片，《希特勒的名单》和《索菲的选择》两部作品的封面。我们知道，在二战问题上至今还存在着很大的争议，日本到现在还不承认战争侵略罪行，但是德国人为什么承认并且真诚地忏悔呢？德国总理跪在犹太人的墓前认罪、请求原谅，但是日本人还在参拜靖国神社，包括一些政府高官，这说明作为一个国家来讲，日本人并没有真正的忏悔。这个东西和文学有关系吗？我觉得有关系。我们一直在抗议、商讨过去的事情，但是和日本人就是难以沟通。为什么德国人与世界国际认识慢慢趋于一致呢？我觉得跟文学作品是有关的。比如二战以后出现了很多反纳粹的文艺作品，有很多是根据文学作品改编的，比如说《希特勒的名单》、《索菲的选择》等作品，这些作品起到了什么作用呢？就是感动。感动了世界人民，其中包括德国人。像《索菲的选择》，写一个犹太妇女领着儿女进入集中营，纳粹军官要求她在几秒钟之内决定只能选择一个留下，另一个进入焚尸炉，那个妇女跪下来请求饶恕，但是得不到同意。最后妇女在几秒钟之内决定把儿子留下来。女儿立刻被拉走，但最后儿子也没有留下，只剩下她一个人。战后她的精神始终得不到安慰，于是跟一位犹太作家在一起，因为两个人都受到极大的战争创伤，最后两个人一起自杀了。这部作品对人心的震撼力非常大。一个母亲在自己的一生中亲自选择把自己的女儿送进焚尸炉，这想起来都让人痛恨纳粹德国，这个东西就是感动，就是文学艺术作品的力量。德国总理跪在犹太人墓前，之前他肯定看了不少的反战影片，对他的灵魂肯定有很大的冲击。我们设想，如果没有这样的文学作品，德国人不可能有这么深刻的反省。

然而日本侵华战争，出现了很多像《索菲的选择》、《希特勒的名单》这样的作品吗？到现在还没有！我们出的作品主要是《地雷战》、《地道战》，包括现在的《历史的天空》等作品。这些作品都是好作品，也都是不可缺少的作品，但是我们始终没有深入到像《索菲的选择》这样的人性深处，对人性的摧残上面去。比如说新的作品《历史的天空》也是主要写国共两党以及其他爱国人士在大敌当前的情

况下，以民族为上、以爱国主义为重这样一种团结抗目的精神，仍然没有深入到更深的层次，也就是说真正感动的层次。

我参加了一次评奖，这次评奖上有一个著名作家的作品，这个作品也是抗日战争题材，我和另外一个创研部的吴主任都投了反对票。这个作品从内容、主题看并不差，为什么还投反对票呢？吴主任说了一段话：“我们的抗战题材没有对抗争罪恶、苦难的意识做出真正反省。”我非常同意，所以我们都投了反对票。对大的事件到现在的反思都是表面的，这些作品《地雷战》、《地道战》、《历史的天空》能够对日本人有什么影响呢？没有！这些作品仍然是好作品，是另一种层面的东西，这个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我们如果永远停留在战略的策略，像《地雷战》、《地道战》，简单的像打游击、复仇、民族对抗这样的主题上，我们感动不了日本人，也感动不了世界各国！美国人现在对侵华战争并没有清醒的认识，这和我们的文学作品是有关系的，所以文学创作和综合国力是有关系的，如果有这样一些有利的作品，我们在中日的关系上会更主动一些。

温家宝总理在七代会上有很好的讲话，其中谈到很多文学问题。其中一个记者问：“温总理，你是怎么样的人？”他用六段诗章作答，当下背下了“身无半亩，心忧天下”以及“为什么我眼里常含泪水，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”等六段诗章，他说我温家宝就是这样的人。温总理是非常有亲民形象，在群众中威信很高的领导人，我们通过他的回答以及日常的爱好，可以看到培育温总理这样一位领导人的正是文学作品。他非常喜欢文学作品，他作为一位总理以后的处事态度实际上都是从文学作品当中来的。那这个是不是综合国力呢？也是综合国力，就是说文学可以培养一个国家的领导人。

萨达姆被美军从地窖的藏身处拖出来的时候，地窖里面有一本书，就是托斯陀耶夫斯基的《罪与罚》。普京是一个读书迷，他最爱读托尔斯泰、托斯陀耶夫斯基的书。这些文学作品对各国的领袖都可能产生重要的影响，所以我们不要对我们从事的事业妄自菲薄，觉得文学不吃香了，边缘化了等等，这是非常崇高的事业，所以我首先谈这一点，要树立大家对文学创作的信心和神圣感。

当前创作我认为有几种难题，其中比较重要的包括照亮、信仰、情感。



当代名家谈创作

第一、关于照亮的问题。我参加了一次研讨刘醒龙的《圣天门口》的会议，刘醒龙在家里写了若干年，写了这部长篇小说《圣天门口》。他主要从很长一个历史时期概括民族成长的历史，包括民族性的问题、暴力的问题等等。该研讨会上有两种意见，有一种是比较赞赏这部作品；还有一种意见是认为他写得比较傻，傻在他企图概括这个历史。就是说文学应该是呈现，而不是表现，这是一种观点。就是说我们只需要把历史原貌呈现给读者就够了，而不要企图概括历史。这次研讨会使我有一些想法，从写实来说，我们的创作一直在回避思想性，一直在回避照亮，一直在回避企图解释生活，当然很愚蠢的解释生活是少见的。我最近跟李佩甫的一次聊天谈到这个问题：如果你和普通老百姓、读者的认识水平差不多，为什么要看你的小说呢？如果你呈现的东西比起现实生活还不够真实，为什么读你的作品？

这次我参加鲁迅奖，因为评奖结果还没有公布，所以我说的大家不必外传。有失望的地方，200多篇作品，我从读书班一直到公评都参加了，其目的是要从中挑出令我们最满意的作品，但是一直到最后也没有发现一部能够压卷之作，就是说这部作品一拿出来大家都觉得没得说。上一届不是这样，为什么这一届是这样呢？说明我们的创作还是有问题。现在很多小说所写的东西没有超过读者的认识水平，就是说现在作家对于生活的穿透力发生问题了。几乎很少有小说能够震撼人心，能够励志，怎么会是这样呢？当然也有很多的好作品，但是不满意的就是今天没有发生巨大的进步，所以办这个班希望大家能够研讨这类问题。实际上当代作家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认识和把握当下的生活，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，失语了！中国在短短几十年里变化那么快，文学跟不上了，可以说文学落后于思想学术界有十年以上了，落后经济界更远了，但是文学界始终回避这个问题。我们对当下生活实际上放弃了这种认识，当然有一部分创作是不顾现实的，就是呈现，但是有一些创作应该有照亮。

下面谈思想性的问题。曹文轩曾经在一次评奖会上发表意见：“现在怎样写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了，但是写什么的问题又出现了。”我非常同意。有一段时间尤其是1985年以后，有一种观点就是我们现在不要老讨论写什么的问题了，关键是怎样写。经过了十年、二十年以后现在怎么样呢？怎么写的问题确实成熟了，评奖的时候看到很多作品，代表读书班向评委介绍以后，不断地用很“圆熟”这个词，就

是说现在的作品在艺术上已经很圆熟了。现在的作品跟十年前、二十年前比较，光从字面上就看出是今天的作品，但是现在又出现了“写什么”的问题。曹文轩的意思就是说，现在很多小说写的不是文学的题材，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在写什么又容易走入窄的胡同，就是跟现实无关的倾向又出现了，所以我首先跟大家讨论关于思想性、主题性的问题。我们写一个作品，由于作家、作者不一样，观察生活的视角不一样，同一个题材视角不一样就出现不同的作品，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，但是主题有不同的层次。

一、政治视角。从政治视角写小说是比较笨的。比如《艳阳天》、《金光大道》这些小说，里面的人物、语言、故事很不错，为什么现在不行呢？因为是政治视角的小说。但是我们现在还是为政治服务，虽然要为政治服务，但是必须是文学视野的角度。有一位作家温雅军大家可能都知道，他写了一部小说，我都已经忘记了名字。他写一种奉献精神是怎么写的呢？写农民参军，参军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坐火车，因为没坐过火车就去参军。但是最后改汽车了，到目的地也没有坐上火车。原来在家里放羊，到部队里面仍然是放羊，因为部队有后勤工作，而且是一个人放羊，非常寂寞。远远听见火车的声音，始终没有看见，后来只看见一条线式的火车过去，但始终也没有坐上，最后他非常孤独，每天面对一大群羊，训练这些羊走正步，最后这些羊能够列成方阵“一二、一二”。之后他复员了，复员的时候没有坐上火车，还是坐汽车走的。部队首长看了非常高兴，这就是战士的贡献，从文学角度看就是写一个人的孤独寂寞。这个才是为政治服务，从文学的视角进去写人的孤独、人的寂寞，但是从客观上来讲，是写战士的奉献精神。如果一开始就立足于奉献精神，这些作品我们看了不少，尤其是部队的作品，他们写奉献精神都是千篇一律。指导员的父亲病危，家里发来了电报，但是他把电报收起来了，正是大训练，最后连长发现了，怎么父亲病危都没有回去啊？赶紧回去了。但是他还是不回去，说训练非常重要。结果父亲去世了，他也没来得及回去。训练结束之后回到家里，在父亲坟前掉眼泪，说我是一个不孝子。部队首长看了非常高兴，这就是奉献精神。其实写这些奉献精神的作者要看一些社会效果，即使对战士而言也没有感染力。但是温雅军的作品就是有感染力，我今天主要是从感染力的角度来谈。为政治服务应该是从文学的角度，从一开始就考虑政治那就完蛋了，比如我们要反映现代



当代名家谈创作

化建设，这是政治主题，是党希望我们反映现代化建设，但是如果把“现代化建设”这五个字作为主题性的想法就根本反映不了。浩然当时就是为了反映阶级斗争，先有这个概念，所以完蛋。

二、社会视角，也可以说社会层面。这是我们非常容易迷路的陷阱，反腐是不是文学题材？照我看反腐也算不上文学题材。官场小说算不算文学题材啊？要严格来讲也不叫文学题材。就像曹文轩说的，文学到底要写什么？但是大量的作者，现在说底层文学算不算文学呢？要我说也不算，底层怎么能是文学的命题呢？但是反过头来又跟文学非常有关系，社会、政治、底层如果不能反映问题反而影响文学。这个关系希望通过这个班能解决。有时候接待外宾跟外宾交流，他们说中国的作品特别写社会问题、社会现象、社会题材，为什么我们都是从自己出发？当时我想了想，我的解释是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，很多事情由社会决定而不是个人能够决定的。中国的确这样，我们的集体主义、社会主义强调了社会的动力，尤其一个人的生老病死都由社会和单位承担了，都有关系。所以人们的社会关系特别强。于是影响了一批小说家，有一批小说家专门写有群众关注的社会问题，但是往往最后落空。比如有一阵写物价上涨，出了一大批作品，但是这类小说现在看不到了，因为后来物价稳定了。还有一些写知识分子的贬值，像《焚书》，一个大学教授比不上卖茶叶蛋的，最后写了很多的工作等分，愤怒之下把书全烧了。当时这部小说还是有一些读者，但是现在一看又看不到了。为什么呢？现在卖茶叶蛋的怎么跟造导弹的相比呢？现在大学教授的待遇多好啊，不可能焚书了。为什么出现这些创作，都是跟着社会问题走的现象？所以我们在创作时一定要把文学到底写什么想清楚。我们评选时其中的一篇作品其实写得挺好，就是写一个县长和一个商人之间的斗争，最后县长把商人制服了。这部小说有可能获奖吗？如果真是力推应该也可以获奖，但是为什么我们总觉得不对味呢？写一个县长和一个商人之间的斗争，这个东西为什么不是文学题材？为什么不够味呢？因为它写的还是一种社会层面的东西。我们的都市文学直到现在为什么还不成型，城市文学为什么还不成型，都和文学性质有关，现在重提文学性质就是这个东西，你感动不了人！

三、道德视角、道德层面。这就是文学性的问题了，因为道德本来就是文学处理的题材，比如《廊桥遗梦》，写一个已婚妇女和摄影家的感情经历，她最后没有

离开家就是为了道德，为了家庭。别看道德主题是文学的主题，但是道德这个东西相对稳定，没有新意也不成。

四、人性、人情视角。人性、人情绝对是文学的主题，比如《索菲的选择》，写是写反纳粹，反纳粹是政治性主题，但是不能简单的写反纳粹，从人性、人情的角度写反纳粹，所以她才是文学的东西。

五、生命意识视角。同样的题材有时候具有生命意识，可以使题材的挖掘得更深刻，所以视角的重要性就在这里，东西摆在那是要求你认识他，抱着什么样的眼光认识他。如果简单从社会学的角度认识他是一种东西，如果从道德的角度又写出另外一个东西，从生命意识又写出另外一种东西。但是这些视角我们都应该具有，就是说我们在写小说的时候，这些视角起码有，但不是每一篇小说都用得上而已。比如说海明威的《老人与海》，杰克·伦敦的《热爱生命》，这些作品是永恒的，为什么是永恒的呢？因为写的是人的生命意识。为什么搞评论的都说生命意识，我们觉得具有文学性，因为情感形式就是生命意识。

生命意识还包括命运意识。比如说《静静的顿河》，写历史迷雾与个人命运之间悲剧性的冲突，命运感极强。尤其是长篇小说写人的命运是最合适的，为什么写人的命运就成为文学主题呢？就是天生的是生命意识的表现。再比如说《白鹿原》也写了命运，写了农民的命运，所以到现在还在改编。最近我参加一个研讨会，关于《白鹿原》电影剧本的研讨会，这个剧本写出来，雷达说三七开，七分成绩三分不足，文联的一位领导说七三开，三分成绩七分不足。在我看来是一部很好的剧本，就是说里面有很多东西，从语言到内涵。这个小说的确不得了，他给剧本提供的东西太多了，大家之所以不满意，就是和原著对照时产生的问题，而不是剧本本身的问题。《白鹿原》当时参加评奖，为了这部作品拖了两年和三年，那时我还在作协创研部，这牵涉到一个评奖走后门的问题。但是社会上普遍认为，评奖不托人不行，但是评奖有时候托人也没什么用，评奖有评奖的公平性，评委有评委的尊严，领导有领导的责任，因素很多。差不多的两篇作品可能人情起一点作用，但是归根结底还是作品的质量。好比这次中篇小说评奖，有的就是新人，作品好，所有的评委可能都不认识，但是人家就给他投票。

所以我们搞创作，不要寄托于人情，这个东西有时候能起一点作用，有时候不